旸衍期，必深自修省，思改阙失，朝夕乾惕，冀回天意。……”⑧十一年十月谕刑部："朕临御万方，日夕乾惕，念不能一道同风，俾吾民各安生理，免于刑戮。……”⑨既然世宗本人可以倒置，又怎能以此来责人呢？

根据以上四点，可以说，年羹尧并不是误写成“夕惕朝乾”而得咎，《实录》三年十二月的记载是错误的，而王氏《东华录》、《清史稿》也因错而错。年羹尧的获罪在于将“惕”误写成“阳”。一字之误，竟使年羹尧受到重责，并成为日后大狱的开端，可见世宗在年羹尧这位专权的重臣身上用心之深了。抓住一点，大做文章，并治人以重罪，世宗可谓甚矣。由此可见雍正朝文字狱之一斑。

---

①③⑥⑦⑧⑨《清世宗实录》卷28、30、30、25、34、34。

②《清史稿》卷295，《年羹尧传》

④馆藏《汉文起居注》（胶片号15）。

⑤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藏《永宪录》清钞本。

《清代人物传稿》选载

萨 哈 璘

王 思 治

爱新觉罗·萨哈璘，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（1604年6月22日），卒于清崇德元年五月初九日（1636年6月11日）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，礼亲王代善第三子。萨哈璘“明达聪敏，通晓满汉蒙古文义”①，在清朝开国过程中，战绩卓著，政治上尤多建树。他首倡拥立皇太极嗣后金汗位，又是皇太极称帝的积极拥戴者，“凡一切皇猷，大有赞助”。②在天聪年间，颇有建言，深为皇太极所器重，是满洲贵族中著名的贝勒之一，与其父代善将正红旗。

努尔哈赤晚年，萨哈璘已显露锋芒，多次从征，因功由台吉晋封为贝勒。天命十一年（1626年）八月，努尔哈赤去世。萨哈璘时年二十三岁，与其兄岳讬商议，告其父代善曰："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宜早定大计。”二人认为，皇太极“才德冠世”，“众皆悦服”，③力主立皇太极。父子三人定议后，代善告知大贝勒阿敏、莽古尔泰及诸贝勒，众人均无异议，乃合词请皇太极即后金汗位。同年十月，皇太极因喀尔喀扎鲁特部屡背盟约，又劫杀后金遣往科尔沁的使臣，命代善、萨哈璘率精兵万人往征。萨哈璘等擒获扎鲁特十四贝勒，又“杀其贝勒鄂尔寨图，尽俘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”④，皇太极自沈阳至铁岭樊河界，出迎凯旋而归的诸贝勒。

天聪元年（1627年）五月，皇太极率大军攻宁远、锦州不下，大怒，亲率侍卫及诸贝勒冲击，遭到明军火炮痛击。萨哈璘力战被创，负伤苦斗，“战弥厉。”⑤后全军先后在宁锦的两次挫败，⑥皇太极决意改变战略，绕开宁锦坚城，毁边墙入内地，蹂躏明境土地人

民。天聪三年（１６２９年）十月，皇太极率大军首次入明境，师次喀喇沁之青城，代善、莽古尔泰两大贝勒执意不从，主张退军，皇太极伐明定策几乎被阻。萨哈璘与岳讬、济尔哈朗等，支持皇太极，力主进军。事具《莽古尔泰传》。后金军攻占永平府，萨哈璘与济尔哈朗奉命统兵万人镇守该城，皇太极谕令二人说："朕荷天眷佑，得此长久之基，"意欲长期固守，在关内打进一颗钉子，向西可随时威胁北京，向东则使山海关及宁锦八城处于被夹击的态势。因此，皇太极命令二人"凡我举动，惟求万全"⑧，采取措施，以巩固此基地。萨哈璘与济尔哈朗锐意贯彻皇太极的谕令，首先查明城中仓库，任令降官白养粹为巡抚，管理永平府属地方；又任命降官孟乔芳、杨文魁为副将，统辖投降明军。永平被围时，他处来援明军，则收其军器，各放还原籍；又令开城放各村庄百姓躲入永平者各还其家。这些措施为后金军在永平逐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做了准备。有永平人李春旺者，造言后金军将尽屠城中居民，人心惶惶浮动。萨哈璘将其枭首示众，以压众惊，表示决不撤离永平。同时，着力招降永平府属各州县，一时迁安知县朱云台"以降表至"，参将马光远、副将王维城等多人"以降书至"，建昌亦降；滦州州同也率众来降。惟乐亭等处不降。萨哈璘向皇太极奏报："唯恐皇上以臣等为怠缓，特先驰报，当竭力料理也"。⑨并请皇太极严令禁止蒙古喀喇沁部掠我归顺人民。对已降州县的汉人，其服劳役当差者，令各守城将官善言抚慰其父兄亲戚，并给银二十两；奉差劳苦而归者，则记其姓名于册，同时严禁抢夺降民财物。不降者则杀无赦。明永平通判张尔云不剃发，斩以徇。但是，萨哈璘颇有政治头脑，能于大处着眼，不拘常例。劲敌祖大寿族人居住永平府城属村庄者，其子二人，兄子一人，亲戚三、四人，俱未剃发，非但不杀，反而将其移于城内，给予房屋居住，令其致书往探祖大寿消息。明朝高官其籍永平者，对于其妻子族属亦加以安置，意在招降。萨哈璘等所采取的这些措施，目的在于使后金军能在关内已克之城站稳脚跟，以图大业。皇太极说："彼山海关、锦州，防守甚坚，徒劳我师，攻之何益？惟当深入内地，取其无备城邑可也。"⑩萨哈璘镇守永平期间贯彻这一方针甚为得力，表现出满洲贵族中少见的政治才干。

天聪四年(1630年)三月，皇太极率军返回沈阳，命留守沈阳的大贝勒阿敏率军往代萨哈璘等镇守永平等城。明军组织兵力环攻，阿敏弃永平屠城而归，皇太极将其幽禁，事详《阿敏传》。

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为后金的心腹之患，不时侵袭归附后金的蒙古诸部，不彻底解决察哈尔蒙古问题，后金大举深入明境则有后顾之忧。天聪五年（1631年）十一月，察哈尔林丹汗统军大掠归附后金的阿禄蒙古驻地西拉本轮河地方，皇太极闻讯，决定亲征，命其长子豪格与萨哈璘为前锋率兵先往，寻闻林丹汗远去，萨哈璘等乃还。翌年（天聪六年，1632年）五月，皇太极再率军征察哈尔，至布龙图布喇克地方，获悉林丹汗弃其驻地归化城（今内蒙呼和浩特），远遁青海。众议"先取蒙古部民，复入明地，以图大事，诚为上策"。⑪萨哈璘奉命与济尔哈朗等率右翼兵二万，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察哈尔部民，俘获者以千计，归化城为后金占有。十月，皇太极命萨哈璘"指授归顺蒙古诸贝勒牧地，申明约法"⑫，萨哈五在整顿归附后金的蒙古诸部秩序，以加强后金的管理之后，乃还。天聪九年（1635年）二月，萨哈璘与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往托里图地方，招抚林丹汗之子额哲，诸贝勒遵照皇太极所授方略，额哲投降，后金顺利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。事具《多尔衮传》。后金统一漠南蒙古，剪除了明在关外的一翼，大大增强了后金最终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的力量。

在对明的战争中，萨哈璘也是战绩卓著。天聪七年（１６３３年），萨哈璘与贝勒阿巴

泰、阿济格奉命往掠明山海关一带，俘掠人口及牲畜四千有余而还，皇太极责其："既捷之后，何不深入？"⑬又责其未以精兵殿后，截杀明之追兵，因而对其作战加以指授，谕令"尔等谨识朕言"⑭。天聪八年（1634年）六月，萨哈璘从征大同，两红旗由得胜堡入，直趋大同，攻怀仁县。八月，掠代州一带。萨哈璘从俘掳中得知代州西崞县垣墙颓坏，夜半往袭，拔之；又攻占王敦堡、板桥堡，获财物甚多。天聪九年（1635年）七月，萨哈璘与多尔衮等招抚额哲后，乘胜入明境，自平鲁卫入掠山西一带，后金军"入朔州，直抵长城，又经宁武关、代州、忻州、崞县、黑峰口、应州、而复还平鲁卫。斩击明兵六千余人，计俘人口牲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，乃出边"⑮。其凯旋时，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远迎之。

萨哈璘一生戎马倥偬，其后世族人礼亲王昭梿说："国初诸王，披坚执锐，抚定辽、沈；先烈亲王（代善）诸子中，如克勤郡王（岳讬）、颖毅王（萨哈璘）。"⑯萨哈璘不仅战绩卓著，富于谋略，而且在政治上更具灼见，这主要反映在他向皇太极的三次上书中。

天聪五年（1631年）三月，皇太极命诸贝勒直言时政。萨哈璘奏曰："图治之道，在于用人"。他认为大臣中"不谙国事者有之"，⑰直言不讳地指责满洲贵族中身居高位但惟知好鹰良马的无能之辈，而且进一步大胆地指出八旗旗主分立的弊端。他说："更不可不察者，我国虽一，而旗则分"。"我国八旗，如上（皇太极）及两大贝勒（代善、莽古尔泰）不加面谕，以专委任，势难统御。惟上思之"。⑱在满洲贵族中能言及此者是绝无仅有的。他建议用人行政"听断不必多人"，以专责成；行军打仗，除皇太极亲在行间者外，"宜选一贤能者为之主帅，给以符节，畀以事权，一切机务，皆听总理。仍限自某品官以下，有干军令者，许以军法从事"。⑲萨哈璘的奏言切中了君权与旗主分权的矛盾，主张循名责实，以改变八旗互不统御、所用大臣"未必尽得其人"的状况，反映了他敏锐的政治见地。他之所以敢于大胆直言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"夫忠臣者，鬼神且不惧，何惧于人！是以忠臣即无所忌讳，尽言之于上（皇太极）"。⑳他为后金政权的建设与完善，不避触犯八旗旗主大臣，无所畏惧。皇太极后来说："萨哈璘为朕深谋"，"实获我心"。㉑同年七月，皇太极设置六部时，命萨哈璘掌礼部事，时年二十八岁。

天聪七年（1633年）六月，皇太极诏问征明及察哈尔、朝鲜，三者何先？命诸贝勒大臣，各抒己见奏陈。萨哈璘认为"征明实不可缓"，主张"宽朝鲜，拒察哈尔，而专征明国"。其作战方案是：应乘明境禾稼方熟，因粮于敌，以图进取。由皇太极先"率精骑直入，往来袭击，悉所俘获，籍之以还"。然后，第二步遣贝勒数人，率训练之兵，坚锐之器，进逼北京，"断燕京四面之路，相度形势，及彼积储之地，夺而据之，坚守勿归，二三年中，乘机伺便，纵兵奋攻，有不大勋克集者乎？"㉒这一方案目的在于夺取全国政权，显然是依据四年前皇太极进逼北京以及他本人镇守永平而制订的，再加以往来袭击，蹂躏明境土地人民。其第二步之所以未被皇太极采纳，是因为山海关及宁锦八城明朝设有坚固防线，后金军难于在关内长期站住脚的缘故。至于"往来袭击，悉所俘获，籍之以还"，则成为后金军对明作战的指导方针，是与皇太极当时的决策一致的。

萨哈璘临死前的最后一次上书，是在天聪九年（1635年）十二月。先是诸贝勒大臣以后金"国势日隆"，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来投，又统一漠南蒙古，兼得元代传国之玺，请皇太极上尊号，即皇帝位。皇太极始而不允。萨哈璘深知皇太极不允的原因所在，命希福等奏曰："臣等屡次陈请，未蒙皇上俯鉴下忱，夙夜悚惶，罔知所措。伏思皇上不受尊号，其咎实在诸贝勒。……今诸贝勒宜亶誓改图，竭忠辅国，以开太平之基，皇上始受尊号可也"。

㉓萨哈璘上奏的主旨，是要诸贝勒先宣誓效忠皇太极，作为即尊位的条件，即所谓“殚忠以事上”，“那时君臣之分自然形成”。㉔这一加强君权削弱八旗旗主势力的建议，深契皇太极的心意，皇太极因而大加称誉，说：“贝勒萨哈璘，开陈及此，实获我心。一则为朕深谋；一则欲善承皇考（努尔哈赤）开创之业。”㉕命萨哈璘以掌礼部贝勒的身份主持其事。于是萨哈璘集诸贝勒于朝曰：“吾等各宜誓图改行，以慰上意”。㉖众人从之。萨哈璘又向皇太极建议，由八和硕贝勒及蒙古诸贝勒，遣人告知朝鲜，“一则使闻内外诸贝勒劝进尊号之意；一则使知各国来附，兵力强盛之实”。㉗皇太极又一次称善。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四月，满洲、蒙古、汉人文武各官，各以劝进表叩请皇太极即皇帝位，十一日皇太极称帝。

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正月，萨哈璘有疾。皇太极命希福等前往探视，慰之曰：“朕欲尔病速起，念之甚切”。又说：“群子弟中，启我所不及，助我所遗忘，整理治道，惟尔是赖。”㉘其情甚切，宠信甚深。皇太极视萨哈璘为心膂，萨哈璘深为感动，对曰：“当国家大勋垂就，不能为主尽力，捐躯报国，乃竟辗转床蓐，死于妇人之手，为可恨耳！”㉙皇太极闻之，甚悲恻，慨然曰：“国家岂有专事甲兵，以为政治者？倘蒙天佑，疆土日增，克成大业，彼时若无此等明哲之人，何以整理国事乎？”㉚乃亲往临视，见其病瘠深沉，为之泪下，萨哈璘亦悲泣。五月初九日，萨哈璘病逝，年三十有三。皇太极深为悲恸，自辰至午四次“入跪”临哭，㉛辍朝三日。五月十九日，皇太极又亲自为萨哈璘撰写祭文，其文曰：“尔乃我兄之子，管理一部（事）大务，协理国政，勤劳王家，其功不小”。㉜追封为和硕颖亲王。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六月，追谥曰“毅”。乾隆十九年九月，入祀盛京（沈阳）贤王祠。

---

①《清史列传》卷2《和硕颖亲王萨哈璘》，第38、22页。

②、⑤《八旗通志》初集，卷129，《和硕颖亲王萨哈璘传》，第25页。

③、④、⑦、⑧、⑨、⑩、⑪、⑫、⑬、⑭、⑮、⑰、⑱、⑲、⑳、㉒、㉓、㉕、㉖、㉗、㉘、㉙、㉚《清太宗实录》卷1页4、卷1页15—16、卷6页6、卷6页6、卷6页9、卷61页9、卷11页34、卷12页33、卷15页16、卷15页17、卷24页26、卷8页27、卷8页29、卷8页28、卷8页29—30、卷14页21—22、卷26页27、卷26页27—28、卷26页28、卷26页32、卷27页8、卷26页9、卷27页8。

⑥天命十一年（1626年）正月，努尔哈赤攻宁远，大败而回。天聪元年（1627年） 五月，皇太极又再次在宁锦遭到挫败

⑯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2，《先惠顺王神力》。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41页。

㉔汉译《满文旧档》，天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第158页。（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）

㉛、㉜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卷14，第32、35页。（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）

李　来　亨

顾　诚

李来亨（？—1664），早期经历不详。按一般说法，他是李过的养子。李自成牺牲以前，李来亨长期在李过部下，名声不显。大顺军联明抗清以后，李过成为忠贞营主将，李来亨在永历元年受封为三原侯。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冬，李过病死，忠贞营由高一功和李来亨等人